



清江文選

第一輯

重 印 说 明

这册《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是六十年代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淮阴市委员会^①出版的，距今近二十年了。经过“十年动乱”，此书损失殆尽。现应广大读者要求，由本会统一以《清江文史资料》名而重印发行。

为了存历史之真，我们将原书封面影印于前，而全辑十五篇文字除校正个别错字和标点之外则不加修订。作者九人都已去世，我们缅怀前人，深表悼念之忱。

清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年7月26日

①当时清江市和淮阴县合称淮阴市。

初 版 前 言

本会响应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提出“社会耆老把亲身经历或见闻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号召，并在省政协积极指导和兄弟政协的促进之下，于今年三月经第三届三次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了文史资料工作组，负责组织和推动各方面人士撰写从清末至淮阴解放时期的各种文史资料。半年以来，由于党的领导重视，和有关方面的协助，已征集到数万字的稿件，大部分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对研究地方性历史似可提供一些参考的材料。现在为了迎接一九六三年元旦，并推动文史资料撰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先行编印淮阴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谨作为内部参考。惟须说明的，由于我们对编选工作缺乏经验，更受政治文化水平限制，讹误之处为所难免，尚希读者多予教益，以资改进。

政协淮阴市委员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日

目 录

西坝的兴替·····	秦选之(1)
大兴庄农民起义·····	胡子暉(5)
一九二五年直奉在淮阴的战役·····	秦选之(8)
解放前淮阴新闻事业·····	秦选之(12)
抗日前淮阴工商业述概·····	张建侯(15)
淮阴旧商会概况·····	张建侯(26)
军阀马玉仁在淮阴的片断·····	陈天马(30)
对军阀马镇守使的回忆·····	张建侯(37)
淮阴中学的前身·····	秦选之(40)
淮阴沦陷时教育界的惨状·····	吴香衡(43)
往事琐谈·····	章介夫(48)
淮乘·····	秦选之(52)
丙午苏北空前的水灾·····	孟乐天(57)
我对庆云坛的透视·····	沙亦恕(60)
吃人的旧社会的一幕·····	秦冀平(64)

西 坝 的 兴 替

秦 选 之

我是淮阴王营人，过去走在西坝镇上，可以看到自己家的烟囱在冒烟。所以提到西坝这个市镇兴替的问题，是很感兴趣的。他人我不知道；我个人平日，总觉得对西坝来说，大有云亭山人在他的哀江南曲子里所写的“眼看它起朱楼，眼看它楼塌了”，桑田沧海，不胜今昔盛衰之感的。我出世，仅距西坝迁移，后了一世的光景。那时的西坝，才迁来二三十年，还未离开摇篮当中。如果说是时间距离不久，可以用耳代目的，也就可以说我对西坝，是眼看它起朱楼的。谈到西坝的衰替，那么它早在我写这稿子前十多年，已经变成田畴纵横，桑麻满眼，凡是旧日的繁华，连个十八家盐栈如：公泰、德兴、谦福、福昌、协泰、同和、义源、景兴、信泰、同春、三盛、元亨、公茂、长发、同兴、永隆源、利和兴、协同泰的影子都不见了。这真是当日各家栈主所未想到，运岸两商所未想到，他们当年，只知道终日花天酒地，当着就这样子子孙孙下去，终不会有今天！

原来淮盐在淮阴运销事务，本在东坝草庵地方，到十九世纪中期，满清政府借口迁商养民，才把盐务迁到西坝。每年运销皖豫湘鄂一百二十八万包。根据以上栈门，可以每年

每栈进出十万包盐左右。照例准盐上栈，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每包栈租，规定三分半银子。出盐时候，从盐价内按照包头扣除租金。每包重量，在由海州盐场运进西坝堆栈时，除皮三斤，余照十六两三钱一斤的净盐一百另五斤收入。到了卖出，同样除皮三斤，余照十五两三钱一斤的净盐一百另三斤计算。对每包涨出的一百另三两和折扣的二斤，名为卤耗，实则作为栈主栈存秋扫（这种盐粒的枪子，不易出售，往往会堆在栈内一年二年，徒增加栈主苦席的耗费）的补贴。每家盐栈，又各有管理盐堆其人，名为管岭。管岭之下，更分车杠和按日计工的日计及秤手等，统由管岭督率活动。遇到某栈进盐出盐的日子，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应；所有那些称的、抬的、上堆的、拆苦席子的、缝包口的、散筹子的、收筹子的、扫地摊的，他们成百上千的都象蚂蚁一般淹没在杠工的号子声中在活动。这是只就一栈言之，如果合十八个栈看起来，那就知道西坝这个市镇每日都养活着上万的劳动人民，其所起的作用真不小了。

我在上面所写，还是初期的西坝，还是西坝正常的社会面貌。待到一九一三年后，所有足迹踏上西坝这块土地的人，也就不是这样简单地在搞生活了，他们又在附带地干那海淫海盗的勾当了。干这项勾当最突出的，是盐务中号称经手的一班人。他们没有别的本钱，专门靠着一张嘴、两条腿。他们日夜在奔走，去找票盐商贩，代他们拉拢交易。有时说服不了，就乞灵吃喝嫖赌来帮助，最后总是要把交易做成了。一千八百两面抽提行佣。因为有了这样机会，一时娼寮、酒馆、烟间、赌窟，也就兴旺起来。据说光是妓女一项，经常都在二百多名，而以王松茂、黄开禧、三和堂三家

营业为最盛。肥鲜吃腻了，专门去找姚二办素斋。真的，那时的西坝，直到处有酒肉臭，到处是秦楼楚馆。另一方面，因为那时常有拨兑盐款的缘故，小的和空心把子的没有真财实本的小钱庄，也是到处营业的。他们的字号，有巨昌等；他们经理，有胡钰生等。就如反动政府苏财厅长赵棣华，也是那时西坝开钱庄的赵某的儿子。他们常常开设一二年后，资格混老了，就会将盐客的成千、上万的银子吞下去；然后靠着吃喝嫖赌的帮助，吃上两天官司，打上折扣，分期偿还了事。除此以外，那时县城方面，地方官、绅士、和尚、道士以及所谓慈善团体，也常常把手伸向西坝，要协助辑私的人情，化缘布，讨炭敬，索瓜敬等等，而靠在比邻的王营参将、千总、百总、马号的管号的以及他们手下的官兵跑快的，更都变成西坝的寄生虫子。我记得那时的江北都督蒋雁行，也就因为敲到西坝巨款建了一座牌楼，上书“步武玄汪”四个大字，指名是赠给岸商的领袖李云波的。至今牌楼虽然不知去向，若一玩味这四个字，直与敌人竹杠给的收据无异！真是咄咄怪事！

可是西坝镇的命运，并非操在西坝人的手里，而是操在盐官手里，也就是操在一九一二年后反动政府财政部属官盐务署手里。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中期会把盐务迁到西坝？那是盐官借口“迁商养民”的，那么在陇海东段已经通车，津沪海轮久经通航的情况下，自然淮盐没有迁道淮阴西坝的必要。又何况到一九三一年反动政府制定盐法，规定淮盐同样就场征税，废除历来引商官运官销及其他类似包销制度，任人民自由购买呢。因为如此，凡旧日皖豫湘鄂票盐商贩都直接向海州盐场采购，不再前来西坝。虽经西坝各个栈

门，各个劳动团体派遣代表赴京财部要求，也难恢复每年二百万包数字了。那么要求结果，究竟如何？盐务当局为救济西坝失业劳工，暂时允许每年运盐三十万包到坝，维持失业灾民，无如杯水车薪，僧多粥少，究难裨补万一。坐是则过去所谓繁华极盛的西坝，遂一落千丈，一天不如一天地衰替下来。截到目前为止，凡是生在十五年内的孩子，已十有九个说不上西坝在过去是个什么样子。如果问到他们那时西坝社会情况，那就更不能答一辞了。他们都以为西坝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目前这样！话又说回头了，当日云亭山人他哀江南，还能见到朱楼倒塌；可是我今天来到西坝呀，并个楼的影子也难见到，那么，我的哀衷如何，也只好让读者去体会罢。

大兴庄农民起义

胡子墩

一九三一年农历九月的一天。虽然这个日子，究竟是哪一天，因为时间长了，不能指出。可是回忆起来，总在万宝山事件发生、日寇强占沈阳之后。由于“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主张不抵抗，仅三五日内，把东北省全部放弃，激起全国人心不平。所以在淮阴得到消息时，也同样地在恨蒋匪帮无用，大家行动起来，拟从国贼手中夺回政权。故这一天上午六点钟，就有邑人王伯谦、万钧培、高永春、李梦余、吴卫唐、吴象成、吴延梓、张连登等分头率领各处农民肖庆三等约数百人，到达距离县城直北约华里三十出头的大兴庄起事。

原来大兴庄这个集市，是清代中叶一个土著的道光年间举人吴昆田（字稼轩，官刑部员外郎）的家乡。吴姓为淮阴巨族，土地又多，除大兴庄这个集市之外，还有渔沟和小吴集等，皆归吴姓掌握。惟稼轩这一支系，在清季不但有功名的人不少，其与外边交际的，也大都是些知名的人物。又大兴庄这个地方，逼近滨临黄海的涟水，其去灌云，亦视别的地方方便得多。为打倒地主和消灭封建的势力，自然以大兴庄起义为最方便。

这天王伯谦等到达大兴庄后，即分别把当地保卫团团部和前园、后园及其他各地主家包围起来，先行搜缴枪支，尤其是注意吴仲谷家的一支盒子。为什么呢？难道大兴庄这个烟户八百家的集市只有这一支短家伙吗？不，因为他家的这支盒子，是法国制造的，是从镇江天主街一个教徒手中买的，在那个时期，远近的人都认为这个盒子是上品，是利器。而事实上它在那时也是好家伙，不似一般的货色，同时也很保险。

吴仲谷名其棣，是前清的一个廪生，无论人品和学问，都是很出色的。生平尤好金石，并以此驰名遐迩。他的胞叔吴温叟，为淮安段蔗叟的高足，同时又和清末兴化的李审言、皖北的蒯礼卿等尝以诗文相往还。可是对吴仲谷来讲，似步兵校尉初不胜过始平太守什么呢。可惜当时群众对他推崇过高，又以他的年事较大的缘故，致背地里竟以都督二字呼之，可谓所拟不伦。然而其人还是十分谦虚的，是能接受人的劝导的，也或许能站到群众一边，化除个人的利益为大众利益努力的。不知这一天他和王伯谦等怎么的未能取得一致，虽然枪被缴了，同时凡大兴庄的保卫团和其他的吴姓地主，枪也一齐缴了，一共被缴了长短大小四十多支枪，而王等仍未在大兴庄站稳脚步。在当天晚上，王等数百人也先后离开大兴庄散去。在出事的第二天下午，有淮阴的警备队，由队长陆仲仙带往出事地点大兴庄。那时既无王等；而所有的比较大一点的地主如吴仲谷、吴竹修、吴乔生等，亦复各自分散，不再在家栖住，免遭意外了。如吴仲谷就是这时逃出大兴庄，住到其女儿沈姓家内，死后才归葬到本乡的。

事后有人研究，关于这一次大兴庄起义，为什么会不

成功？更为什么会昙花一现，不能持久下去？说者人各异词，莫衷一是。总之据笔者的看法是：“还是王伯谦他们的方法方式上有研究的必要；还是他们在事前未能对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个性摸清楚；还是他们过于迷信旧时代的称谓，以为都督这类称呼是不民主的……。不然，吴仲谷的堂弟吴稻楼，又何尝不是大兴庄的大地主？吴仲谷的侄孙吴延恪（即吴觉、抗日时期的淮河大队长，解放后曾任常州军区司令），又何尝不是渔沟的新地主？更何况象都督这类村俗不堪的称呼，对吴仲谷来说，相去真是有十万八千里远，王等为什么不加以思索呢？当然，这也不能要求王等过高，如果王等能象我们今天，很幸福地得多读到毛主席的经典的文章，也未必不会有很大的成就，使大兴庄的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五年直奉在淮阴的战役

秦 选 之

中国自辛亥推翻满清，即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就中直奉两系比较势力雄厚，故这两系冲突，亦较频繁。记在一九二二年，奉败于直；到了一九二四年，又直败于奉。那时江苏督军齐燮元，属于直系，自不免遭奉系仇视，势非取而代之不可（据说那时奉系首领张作霖想派杨宇霆督苏）。齐燮元在当时实力，完全掌握在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三人手中。陈驻徐州，担任苏省正北防务；白驻海州，担任苏省东北防务；独马玉仁驻淮阴，担任淮扬两属防务，故其头衔为淮扬镇守使兼第三师师长。可是他的部队番号，自从一九二四年夏齐、卢（浙江督军卢永祥）战争之后，所有部队领章袖章都改为第“7.”师。这个7字加上一点，教人望之，又象2字，又象7字，真令人莫测高深。而事实呢？马也于原有袁得才、郁汉川两个旅长外，又添上一个顾德扬旅长，成立一个陈凤荣团和一个郑士奇团。有人说：“这是马师长想扩大饷源，把第三师变化为第二和第七两个师的幻术，而不是扩充实力。”故有识者已心忧之！

淮阴人为什么谈到农历九月十六这个日子会感到伤脑筋？就是因为辛亥这年九月十六日是光复淮阴驻黄河滩十三

协哗变的；到了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六日，奉军又在淮阴开火。故人们记得十分清楚，在淮阴直奉两军的战役，是从九月十六开始的。当时两军阵地的构成是这样的：马玉仁部郁汉川旅，自从泗阳遭到奉军刑士廉部进攻后，就节节向南败退，中间经过淮阴宋集、汤集、五里庄、丁集，至十六日夜，一直退到王营盐河南岸。适其时由江南奉调增援的杨化昭部杨赓和旅和李启佑旅，也就赶到王营，沿盐河南岸、西起杨庄东至刘二渡口布下防线。杨旅长驻黄河南江苏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担任王营以东防务；李旅长驻西坝南岸商公所，担任西坝以西防务。那时由泗阳跟着郁旅追击的刑士廉部，因为遇到盐河障碍，又碰上两旅生力部队，也就无法跨过盐河，只好占领盐河北岸，作沿河对峙形势，指挥的驻距离盐河北岸四五华里的杜家饭棚。

从十七日起，两军开始作阵地战。每届拂晓和黄昏时候，总是北岸奉军先行发动向南轰击，小枪就象粥锅开了鼎沸一样。一面又夹杂着迫击炮等隆隆不断地投弹。南岸的守军也照样地还击。两边除了枪炮声外，沿着南北河岸阵地，起东到西，又时杂有骂骂的声音。如是约过个把钟头，然后转入寂静。这样状态的造成，也总是先由北岸奉军为首的。不过在每一阵暴风雨般枪炮声后，也不是绝对寂静的，沿着火线，隔了三五分钟，总会有个一枪两枪的在彼此互打，一若探试对方虚实者然。比较教人怀疑的，有时南北阵地壕沟内，还会发出胡琴和羌笛的声音，伴着胡琴羌笛的，又会有：“老乡们！喝酒吧！吃肉吧！牛肉、高粱酒，咱这里有的是！还是到这边来吧……！”以上是紧贴阵地前面的情况。离开前线半里的王营圩内呢？则满眼都是由前线下来休

息的兄弟们，正在人家干着穿房入库，翻箱倒笼的活儿！无论那时人家已经十室十空，纵有一星半点藏在墙内或者埋存地下的，也都被聪明的弟兄们用灌水和敲墙的方法搜刮干净了！

最紧张的日子来到了，那是十八日的午后吧，忽然粮食街中市王炳升家失火；另一个是传说奉军就要来到，大家在低声耳语，要赶紧准备香炉烛台，摆香案迎接奉军。那时人们都慌极了，忧虑百端，莫知一是。结果，果然有奉军约一连人，个个都低着头、垂着脑、身穿着黄色有皮无毛的背心、枪口朝下、帽檐向后地被人押解来了。他们原来是在火线东头刘二渡口被俘虏的。现在正押解到旅部去处理。同时王炳升家失火，也是一场虚惊：因为王家这天准备逃难，向他祖先辞行，香火延烧栗主，烟火较大；所幸是座瓦房，未能成灾。不错，王营的虚惊是过去了。而淮阴县城南面又开始辟为第二战场。就是奉军常荫槐部，因为取道泗阳南新集，经过陈集马头来进攻县城的，坐沿途交通不便，至是才开始从城西南角进攻。或说这是山东方面（这时山东督军是奉系的张宗昌）发现邢士廉部犯了孤军深入，行将不利，故特派常荫槐迂道进攻淮阴县城作为牵制，好让邢部退缩鲁境。证以他们不久放弃淮阴南北阵地，悉数退从东海灌云入鲁，不为无据。那么，马玉仁师长是如何应付的呢？恰巧郑俊彦师到了淮阴，由郑担任城防，才告无事。马玉仁呢？他的部队，除从丁集和西南陈集、马头败退，多被杨化昭部解除武装外，还有约两营人，已经退马师老家盐城，故马此时实际已没有多大力量了。可是他毕竟还是个淮扬镇守使，因为地主关系，从十八日起，他仅带着短枪（驳壳枪）连到

王营、西坝和县城南门前线去慰劳客军；一方面他为两线客军忙柴忙米罢了。以上是淮阴县城方面新的战场情况。

兵不厌诈，一般作战部队，每顿饭后，必把锅碗等物抢着收拾起来，完全恢复行军样子。战事延到二十日晚，居民正在听到敌人冲锋号声骚动，忽见住到王营西街刘同春香店火食房人把刚才捆扎好的锅碗又重行放开。人们问道为什么这样行动失常？他们个个笑着答复：“敌人已在退却！”人们对于这样以进为退，以假乱真的行动是没有经验的。大家还在怀疑，那知敌人的枪声已逐渐稀少了。于是就有聪明的人说：“不错，从今天下午时，已经不闻炮响了！”所谓直奉在淮阴的战役，也就这样告一结束。

解放前淮阴新闻事业

秦 选 之

新闻事业在苏北，以淮阴人搞得最早。起初还在十九世纪之末，那时上海的老申报还是有光连纸仅印一面时，已有朱浮白其人，在淮阴担任邮政局长，就兼任申报江北采访事宜。接朱之后，有老洋桥清节堂旁边住的刘竹虚，也担任沪报采访，人呼刘为包打听。接着陆佩珩、邢立坚、黄逸霄等，也就向沪上老申报、新申报、神州报、时报等，计条授值地投稿起来。刘有犹子名丙生（刘旭之）、对搞采访新闻通信感兴趣，他知道秦选之在南社，和沪上报界柳弃疾亚子有关系，就在一九二一年秋偕同秦创江北日报社于淮阴城内。社址为老商会对门沐人周孝实家。发行第一号报纸，是重阳节这一天。报纸篇幅是四开，有一般对开报纸二分之一那么大。报纸内容，分国际、国内、地方各栏。也有副刊，内容为长篇小说博罗新梦等，短篇为葫芦韵语等。除新闻外，还代登广告。印刷地点，为东门大街启明印刷公司。完全铅印。每日销数，经常千份开外。与之交换的报纸，有上海的申新两报、天津的益世报、北京的晨报、徐州石印的徐州日报等。故那时凡由晨报所介绍李大钊瞿秋白等学说，多经江北日报转载，和大众见面。而沪上的报纸，反因顾全资

金及报纸的年龄等，不敢多找麻烦。报纸定价每月六角，外埠邮费自理。每月广告收入，亦颇不弱。从一九二一年秋至旧历年终由刘丙生任经理，王石浦任发行，秦选之任编写；次年春刘因损症身死，经理由秦选之兼，到了一九二三年夏，秦以担任本城省立六师教职，改由邢耐寒任经理。从一九二四年起，关于经理与笔政，就时常易人了。如闻虎侯、庞蔚霞、金秀实、刘寿书等，皆曾做过经理的。报社历史，计有十七、八年之久，如果不是日寇侵入淮阴，大概不会一时停刊的。

继江北日报之后，创刊的第二种报纸，取名淮报，其创办人，名王公韬。馆址火神庙巷宁绍会馆。计从一九二二年夏开始，不到秋末，已告结束。

发刊第三种报纸的为田乃庆，取名淮海报，馆址官元坊。报纸是石印的，发行数字也不多，为期亦不过长。

另有一种名大众报的，那是逼近日寇犯华时期出版的，经理人名吴觉，渔沟人；主笔名王明鼎，小营人；发行的名张一平，王家新庄人。就中吴张二人是借报纸从事革命的，亦未有多长时间，吴觉被反动政府逮捕，报纸因而停刊。

此外又有王慕阳其人，他创刊苏北日报，因为得到反动分子江苏省保安队第四团团团长、泗阳人李守维的扶植，报章反由四开进展为对开。报纸寿命亦比淮报、淮海报、大众报长一些。不过因为受李守维津贴，究竟难于自主，故在淮阴报纸当中，虽然报纸放大，其受人信仰，反不如江北日报等。

总结以上各报，以大众最为突出，因其对革命事业不无供献。他不具论，第以报纸取名言之，凡那时稍见进步人